

<<医道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医道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5901047

10位ISBN编号：7545901045

出版时间：2009-8

出版时间：鹭江出版社

作者：李恩成

页数：29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医道>>

### 内容概要

贱民出身的许浚，不甘于命运的安排，百折不回、勤勉努力终成一代神医的真实感人故事。

1990年韩文版小说《东医宝鉴》（中文版译为《医道》）出版，总计销量300万册。

1999年《东医宝鉴》改编成电视剧《医道》，在韩国播出后大受欢迎，收视率高达63.5%，至今保持韩国历史剧收视纪录。

2009年《医道》中文版登陆中国，该消息一经传出，受到广大读者极大关注，预定量已逾10万册。

## 作者简介

李恩成，1937年生于日本东京，韩国知名作家。曾获得亚洲影展最佳剧本奖，韩国艺术影展剧本奖，韩国戏剧电影电视艺术奖最佳电视剧本奖，百想艺术大奖特别奖等奖项。

1990年创作《东医宝鉴》，一经发行便形成风潮。1999年，《东医宝鉴》改编成电视剧《医道》，在韩国播出后大受欢迎，收视率高达63.5%，连续18周高踞收视榜首，至今保持韩国历史剧收视纪录。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逃离龙川第二章 名医柳义泰第三章 学徒七年第四章 幼子的伤痕第五章 野火第六章 非人不传第七章 奇僧金民世第八章 汉阳之路第九章 继承师命第十章 较量第十一章 伟大的献身第十二章 内医院第十三章 宿命之对第十四章 免除贱籍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逃离龙川 一 “后会有期！”

”许浚与准备赴京参加科举的朋友们正在道别，朋友们都有点儿兴奋。离科举还有两个多月，但他们打算提前去汉阳，好好温习一下功课。

此时正值明宗驾崩、朝鲜第十四代国王宣祖继位的第一年（公元1568年），龙川五道串渡口，二月的海风夹杂着霰粒，冰冷刺骨地袭向等待在渡口的人们。

一大群身份卑微的老百姓，冷得全身发抖，只能靠不停地跺脚来取暖，却无法搭上前往海州的船。那个时代，等级制度森严，前往汉阳参加科举的士族子弟们头戴大纱帽，有仆人随行，气势汹汹的，使一般船客不敢抢着先上船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些士族子弟，希望他们快点儿结束道别。

“就此别过！”

”身材最矮小的沈进士府女婿握了握许浚的手，在稽查捕役的引领下上了船，在他身后四五步远的地方等着的庶民才呼啦啦地跟着上了船。

许浚的额头上暴出一条条青筋。

昨天夜里，不！

不止是昨天，他从母亲的泪水里，已经无数次确认了自己卑贱的身份。

今天他再次见证这个残酷的现实，身份不但让母亲伤心欲绝，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命运。

今天他头上的大纱帽是假的，因为他父亲是龙川郡守，他才能进私塾读书，才能结交士族子弟。

这顶纱帽只不过是用来装个样子。

虽然父亲是在境内发号施令，处理所有事务的郡守，可那只是父亲的身份，许浚是父亲的贱妾所生的儿子，如果是一般的妾，许浚好歹还有个庶子身份，可惜许浚的母亲是贱妾。

许浚的生母孙氏原来也是朝中做官的士族家庭出身，后来因为一场宫廷政变受到牵连被没籍。

按照当时把逆贼的妻子和女儿赐给功臣的制度，孙氏被赐给一位大臣，那位大臣的女儿出嫁时，她以婢女的身份一起去了新郎府邸。

谁知孙氏拂逆了新娘，又被卖了，几经辗转，最后成了海美（当时忠清道一个海防要地）军官许伦的小妾，也就是贱妾。

贱妾是什么概念呢？

简单说来，其身份比农民还要卑贱。

贱民分不同种类，一种为“公贱”，指官府里的仆从，如官妓、女宫仆、宫奴婢、驿站夫役等，他们的身份文件由掌隶院掌管，为监视其动态，每三年做成一次“绩案”，每二十年做成一次“正案”，之后重新确认身份。

除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否则他们绝对不能跨越身份的屏障。

另一种贱民叫做“八般私贱”，包括扛夫、和尚、屠夫、巫婆、戏子、工匠、妓女、私奴婢。

其中巫婆、屠夫、和尚、狱卒、船夫、戏子等没有主人，比私奴婢更自由。

私奴婢是个人的仆从，被视为家产，可以继承，并且实行从父法、从母法，即只要父母是奴仆，孩子也将终生为奴。

许浚额头再度突起青筋。

看着朋友们乘坐的船越来越远，他的膝盖颤抖起来，并非因为寒冷，而是因为某种冲动。

随着科举日子临近，朋友们越来越多地谈起汉阳，谈起将要获得的官职。

许浚小时候听母亲说过一些有关汉阳的事，带着那点浅薄的知识，他也热烈地参与到他们的谈话中。

但他知道，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。

他走了二十五里路来给朋友送行，不过是尽朋友之谊罢了。

黄布双帆已经扬起，船乘着海风，越走越远。

许浚喃喃自语：“我到底应该怎么办？”

已经早就放弃了，可为什么还是如此激愤？

我跟他们不一样……我们生活在不一样的世界……” 额头上的青筋渐渐平复下去。

许浚鼻头一酸，头瞬间疼了起来，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心痛得如千万根针在刺。

## &lt;&lt;医道&gt;&gt;

他轻轻拭去泪水，抬起头，看见黄布双帆正绕过怪石陡峭的五道串海岸，消失在西海的激浪中。

“这些狗杂种！”

许浚吐出跟贱民朋友交往时使用的粗话，这些粗话从不曾在士族朋友间使用过。

许浚像要嘲笑谁似的，嘴角抽搐起来：“这些混账！”

他骂的不是乘船远去的朋友，而是把他和朋友们从一出生就隔离开来的社会身份制度，以及位于社会上层的士族阶层。

“这个龌龊的世界！”

全烧光吧！”

许浚爆发了，他一把扯下头上的大纱帽，恨恨地撕了个粉碎，把碎片抛向空中。

一旦爆发就很难停止，这是他的天性。

“这些贱货！”

许浚跑向海边的碎石田，双手颤抖着抓起地上的石子，站起来向已经远去的船奋力丢去。

大海吞没了他丢出去的石头，连扑通的声音也听不到。

纷纷扬扬的霰粒已经变成了大雪，冰冷的雪花飞进他含泪的眼睛。

头上一只海鸥嘲笑般地盘旋着，时高时低，一会向远方飞去。

“那些该杀的家伙，应该把他们全杀光！”

说出这样残忍的话的人和日后拯救生命、满目慈悲的医生简直不像同一个人。

许浚伫立在海边，听着波涛声。

纱帽碎片随着波浪一起一伏，白雪纷纷扬扬压向他没戴纱帽的发髻。

二 朋友们搭乘的船已越过水平线消失了很久，许浚仍伫立在雪中空荡荡的渡口。

船夫们为船客点起的柴火都已烧成灰烬，四处飘散。

许浚发热的头脑稍微平静了一些，感觉到后颈和脚都被海风吹得冰冷，他喃喃自问：“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从五道串到龙川邑有二十五里路。

回到家里，肯定会看到母亲的眼泪。

许浚想起一个在郡西山烽燧台做马粪仓库管理员的酒友阳泰，就转身离开了五道串渡口。

烽火台的马粪仓库管理员一般都是既有力气又会说话的人。

阳泰不但会说污秽下流话同时身手也很敏捷，他跟许浚是龙川境内有名的泼赖货。

“找阳泰一起到沙为浦老鸨开的酒家狂饮吧！”

“不必多想了，只要大吃大喝，搂搂那些娘们的腰肢，一切烦恼都会忘掉，许浚打定了主意。

虽然许浚和母亲无法称郡守大人父亲和丈夫，但母亲却总是教导许浚不能做出有损父亲体面的事。

然而许浚今天决定不把母亲的劝说放在心上。

母亲总是教导他说，即使他们依照国法身份低微，但为人不能低微。

母亲背着正室秋氏硬让许浚念了书，想起母亲的苦心，他觉得有些可笑。

烽火台位于龙川群西山刃峰，北边与义州、朔州相连，南边与铁山互相呼应，地势非常险峻，路上覆盖着一个冬天都不化的冰。

许浚爬上陡坡。

表面上是要去找阳泰一起喝酒寻欢，其实是想逃避母亲，更确切地说，是想要刺激母亲。

他明明知道这么做会很痛苦，却硬要这么做。

他想起小时候趴在墙后面的背架上，偷看到母亲被正室秋氏扯掉上衣的衣襟，又从里屋高高的石阶上被推下来的情景。

贱妾的儿子连冲过去劝阻的权利都没有，只能听着母亲的叫苦声，把头往墙上撞，无可奈何地痛哭。

每当那样的夜晚，揉着母亲身上的乌青，他都觉得母亲是世界上最可怜的母亲。

渐渐长大后，经历过两件事，使他觉得母亲从“可怜的母亲”变成了“可怜的女人”。

许浚九岁时，父亲看不下去正室秋氏因为嫉妒而对母亲的种种虐待，想替母亲除掉贱籍，让她离开。

## &lt;&lt;医道&gt;&gt;

但不知母亲是无法割舍对父亲的爱，还是害怕离开父亲的保护更没有归属，最终并未离开。

那时候，母亲动不动就被秋氏的丫头们扯着头发拖到小侧门后，扒光衣服，再从大厅房推到台阶下。

母亲甘受如此狠毒的迫害，却不离开父亲。

看着这样的母亲，许浚渐渐把“可怜的母亲”看成“可怜的女人”了。

还有一件事是一年前正室秋氏病重时，母亲整晚给她按摩手脚，秋氏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。

秋氏过世时，母亲放声大哭。

秋氏过世后，别说是大厅房，连秋氏住过的里屋也不许他和母亲踏人，也不能使唤服侍过正室的奴仆，这就是贱妾的地位。

许浚曾经发过誓，自己长大后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。

他还以为自己长大后能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，可以随心所欲。

今天跟朋友们的离别，让许浚明白已经长大成人的他，不仅不能照顾“可怜的女人”，而且连自身都照顾不了。

他的宿命，从一出生就已经注定了，不！

在出生以前，从母亲被贬为奴仆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。

除非触犯法律，被送进官衙，否则这一生都不可能因做官而跨进官衙的门槛，他永远也摆脱不了身份的痛苦。

穿过郁郁葱葱的楮树林，一道蜿蜒曲折的防火墙出现在许浚眼前，这道墙是为了防止烽火引发山林火灾而修建的。

爬到墙的另一边，是陡峭的山路，许浚想：“虽然是活着，但不能过上人应该过的有尊严的生活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
许浚小时候，母亲年轻漂亮，清晨，母亲的随身女仆带着许浚去母亲的房间里请安，母亲经常拿些零食给他。

有一天，许浚在叠得齐整的被子里，嗅到了一股神秘的香味，像是混合了花香的性爱的香味儿。

有时候，许浚只能待在春月儿的房间里，因为他被告知不能去母亲的房间。

许浚有时会偷偷溜进去，看到美得像仙女一般的母亲认真地涂脂抹粉，等待着父亲的到来，难道那种等待也是一种幸福吗？

今天应该是阳泰值班，可他却不在。

有个伍长看到龙川郡守的儿子来了，于是谄谀了一番才走。

许浚走到烽火台北坡的马粪仓库前，举目远眺着大大小小的山峰和繁华的龙川，龙川沿着大路与铁山和义州南北相连。

他呆望着白雪覆盖着的龙川，雪花落在发髻上，衣角随风飘舞。

“把这个世界通通埋葬吧！”

许浚嘴唇已经冻得发紫，愤怒地说出他对世界的憎恶和绝望的诅咒。

大片的雪花，喧闹地打着转儿飞舞。

这是迎接春天的最后一场大雪。

三 那天，许浚离开烽燧台时已经是深夜了。

没能见到阳泰，他觉得有点儿失望，但在暴风雪中发泄了心中所有的不满，他已经不像上山时那么郁闷，心情平静多了。

积雪使下坡的山路更难辨认，但对已经无数次来过这里的许浚来说还是轻车熟路。

衣服上的雪被体温融化后又结成冰，发出沙沙声，此时，天开云散，月光皎洁。

穿过山谷时，远处传来的猫头鹰和狐狸的叫声让人不寒而栗。

走出险峻的山谷，许浚选择了一条捷径，走到龙川郡境内的龙虎寺。

许浚对这条路颇为熟悉，心里想着：“这个老毛病也该改一改。”

他经常三更半夜带着阳泰等人满身酒味到寺庙里放声高歌，在寺院里横冲直撞，把熟睡中的和尚吵醒，最后被人拿着棍棒追打出来。

这种事不止一两次，自然会传进母亲耳朵里，母亲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人，即便是深夜，只要听到

## &lt;&lt;医道&gt;&gt;

“佛祖”两个字，也会马上醒来。

她一再嘱咐儿子别做出这种惊动庙里和尚的举动。

母亲如此信赖佛祖，佛祖却一点回报也不给她，他更觉得母亲可怜。

许浚笑了，看到自己的脚印侵犯了龙虎寺庙院，他感到很痛快。

虽然对母亲有些负罪感，但这却让许浚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世界的前头，能够创造出新路。

许浚的脚印，因他跳上大雄殿高高的石筑台而消失。

然后他又绕着大雄殿高高的飞檐跳到风铃下面。

好像讥笑他一个人创造出新路的傲慢错觉一样，当他走进大雄殿的院子时，看到雪地上已经有人横穿庙院留下一串长长的脚印了。

“哪个臭和尚挡住我的路？”

“这脚印是不是拿着棍棒追出来、很会骂人的那个老和尚的？”

许浚咧嘴一笑，心想如果迎头碰到他倒也有趣，来不及拿棍棒的老和尚不知会有什么样的表情？

许浚沿着脚印快步追寻，脚印出了寺庙，他加快了追寻的步伐。

“说不定是老和尚想喝谷茶下山的呢！”

不然就是跑去找藏在隐秘处的寡妇？”

“这种猜测也是阳泰被追到山坡上时用来激怒老和尚的话，许浚一个人笑了起来。

母亲只知道他侵犯庙院，如果她知道儿子跟没规矩的阳泰他们竟然向老和尚说出这样的话，还不知道会怎么样。

许浚突然停住了脚步，他发现自己跟着的脚印居然不是男人的，而是女人的，而且还看到了裙裾扫过雪地的痕迹。

“是个女的？”

这三更半夜的，怎么会有一个女人赶路呢？”

许浚的好奇心被激起来。

他抬起头，看到脚印一直延伸到村庄前面。

他跑了起来，忽然他猛地停住了脚步，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在离他不到二十步的地方，那女人霍地转过头来看着许浚。

虽然隔着一段距离，看得不太清楚，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年轻女子，辫子长达腰际，是个未婚女子。



<<医道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我执导过很多作品，观众最熟悉的是《商道》、《医道》、《大长今》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《医道》。

——李炳勋

编辑推荐

韩文版小说轰动热销300万册，韩国著名导演李炳勋最珍爱作品，同名韩剧收视率达63.5%，创韩国历史剧收视纪录。

韩国经典历史小说，讲述一个激励人心的成长故事，被称为男版《大长今》。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